

现代技术与人的发展之冲突

——以芒福德的技术哲学视角出发

李玉婷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韶关 512100)

[摘要]芒福德既是世界著名的技术哲学家,也是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芒福德之于人的本质的观点为我们解决现代技术与人的发展之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是“心灵制造者”。现代技术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也在给人带来困扰,归根结底,技术的使用不当和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不清会对人类发展产生危害。基于此,本文将以芒福德之人类的本质是“心灵制造者”这一理论为依托,理清现代技术发展的弊病并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期找到现代技术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芒福德;技术;人的本质;心灵

[作者简介]李玉婷(1997—),女,湖南江永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24SKYB23)。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4020>

[中图分类号] B712.59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人类发展似乎到达一个新的阶段,现代人相比于古人像是拥有更多时间、空间以及自由,实则深陷其中成为技术的奴仆。在此,不妨引用美国当代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的观点,他反对人的本质是制造工具者这一长期为学界所认同的看法,而提出人的本质是心灵制造者的观点。此外,芒福德给我们提供了“巨机器”(Megamachine)这一概念,下文将进一步阐述。那么,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要如何扭转以便确立一种新的良性发展态势,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一、现代技术发展的弊病

在西方历史上,13、14世纪的手工业曾是创造性劳动的一个顶峰。到工业革命时期,在大机器的生产方式下,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同时成为受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单一乏味和大量重复的工作严重扭曲人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说道,机器使人失去对它的控制反而深陷其中,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均是在大机器产生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如今,人类渐渐沦为技术的奴仆,现当代技术反客为主。它表面上是强化了人的各大器官功能,扩充了人的耳目视听,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和自由,实则是为人类设置了无法逃脱的圈套,使得人类一脱离技术的怀抱便走向

毁灭。总的来说,过分依赖以巨机器为主导的技术体系而丧失了人的主动性,才导致现代人产生生活困境,并导致人性的丧失。

技术的发展衍生出的一系列产物,在人的心理层面投下阴影,人工智能、人工生命、智能机器人等新事物的到来对人产生难以预见的威胁。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创作出了许多以反映技术威胁为题材的影视剧,例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影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上兴起探索用非有机物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的研究热潮,这种拟议中的生命形式被称为“人工生命”。自然生命遭受人工生命的挑战,且极有可能被替代,如克隆羊多利的成功复制使人担忧未来会出现克隆人,而这在社会伦理方面也会产生极大影响。

技术的发展导致机器文明产生,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文明史也可看作是机器变迁史。机器文明的第一个特征是对时间的规定。从早晨起来,我们就受着时间的支配。无论你是否感到压抑或疲倦,也无论你是否愿意或忽视,你都不得不在规定的时间起床而后到达岗位。时钟规定人们几点上班几点上学,一日三餐甚至都有规定的时间。现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机械性的准时和正点也随之传播开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活的人们,遵守时间不仅是维持复杂网络人际

关系的需要,而且个人时间也像金钱一样成为了具有自身价值的独立商品。人又进一步地商品化了。技术的发展促使各种机器产生,钟表的出现要求人们守时,但训练得严格守时而不顾自己的健康、方便和幸福,必然会使生活变得过度疲劳而无法忍受,除非注入新的活力与热忱。

过于关注生产数量,于是发展机器(技术)的重心几乎全放在了物质商品的生产上,却从未想过是否符合人与自然的健康发展需要。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除了商人、资本家的鼓吹,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如果不把苹果手机制造出来,我根本不需要它。正是由于发明家对人类本质的错误认识,使得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逐渐表现为弊大于利。机器大幅度地缩短时间、扩展空间,极大延长了人们的手和脚,这表面上是技术进步和人类文明进步,实则是在摧残人性。时间的规则化、机器生产力的增加、商品的丰富多样化、时间障碍和空间距离的克服、产品和业绩的标准化、技能转化为自动操作以及集体互赖的加强,所有这些就是我们机器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政客、商人、投资者们对现代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祸端视而不见。面对此种景象,我们该何去何从?

要想理解技术如何在现代文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需要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加以把握。古代技术的出现并未带来像当下这样如此巨大的恐慌,古代技术催生出来的器具也容易为人操控,技术、机器、人的发展三者相互促进,人们不会因为出现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而导致心理压力巨大或者精神无所依托。近代以来,在基础性科学发现和重大发明的助力下,技术发展得到新一轮的革新,蒸汽机、发电机、电报、电话等新机器层出不穷,15世纪哲学家们对未来世界的设想变成了可视化图景,原先粗糙的机器伴随新时代精密的机械技术不断发展完善。人的发展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冲突慢慢显现出来。由于西方社会变迁,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成为工人,他们就这样卷入到大机器生产中成为其中一环,人逐渐失去主体性沦为机器的附庸。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直接说出,只要新生代技术工业未能彻底转变过去的“煤炭—钢铁”体系,只要它未能使更人性化的技术深深扎根于社会整体,只要它将最高权力赋予矿主、金融家和军国主义者,混乱和瓦解的可能性就仍在增长。

二、人的本质是“心灵制造者”

芒福德强调,若要使人类摆脱机器体系的束缚,必须首先纠正对人之本性理解上的偏差。基于

此,他提出“人是心灵的创造者”这一看法,并由此对传统的“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且,之所以有技术与人的发展之冲突,也是由于我们没有正确认识人的本质。人是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a tool maker and user)这一人的本质由弗兰克林提出,受到19世纪学者的认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那么由此反推,人和动物的重大区别仅在制造工具这一点上吗?这样的说法过于独断,且会把人类引向物化或工具化的道路,以至于忘记人类亦是心灵的产物。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大脑已经解放出来,人类不仅是工具制造者,更重要的是心灵制造者。如果只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工具制造及使用,那么人类的历史就会被认为是一部金属工具的历史。而技术的本质为何?要知道,工具技术不是人所特有的,许多动物也有技术发明,如蜂酿蜜鸟筑巢蚂蚁建造洞穴。单是用“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来定义人之本性是芒福德无法认同的。

为了驳斥人的本质是制造和使用工具,芒福德提出了明确的对立观点,即大脑的进化要早于双手的发展,心灵的运用也先于工具的创造。正是脑的进化推动了整个人体的协调与完善,进而实现了双手的解放。他进一步指出,符号的创造才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工具是随着符号的进步而不断完善的;与劳动相对的游戏才是人类生活的主导,游戏而不是劳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更具重大意义,可以说,人类文化诞生于游戏。从这看来,芒福德的逻辑路线图可以表述如下:

脑的发展→语言、符号的创造→游戏→人类文明

关于大脑与双手孰先孰后的争论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早期的希腊先贤们各持己见,米利都学派创始人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主张手的进化要早于大脑,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大脑的演进先于手与身体。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兴起,这一问题再次引发广泛讨论。后来,直立行走的假说提出双手因解放而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从而推动脑容量的扩张。恩格斯则进一步强调,正是劳动中的双手把猿变成人。要知道,与动物相比,人类的身体并无高度专门化的器官,眼睛不仅用于观看,耳朵也承担听觉功能,它们在大脑的支配下需要进行判断与决策。例如,野外采食时,人类不仅要用舌头尝味、用手摘果,还需辨别

其是否有毒。芒福德尖锐地指出,正因为大脑高度发达,身体在其协调下才具备更大的灵活性,而这种高度可塑性催生了“身体技术”。

总之,芒福德对“人的本质是工具制造者”这一观点的批判有其充分的依据。首先,技术具有多样性,不是所有技术都是好的、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在现代技术出现以前,人类生活似乎处于更为平静和可控的状态中。好的、健康的心灵直接导致好的、健康的技术发明诞生,反之亦然。他的这种“人本位”思想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给当下技术为主金钱至上的发展理念敲响了警钟。再者,人类进化的动力不单依赖于技术文明的演进和外部竞争关系,反而是好奇心、探险的欲望、游戏心态等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要知道,技术的进步不是为了技术本身,而是为了帮助人过上更加美好、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最后,芒福德继续阐释他对心灵技术、身体技术的看法,从原始社会以来,“身体技术”的发展就远早于“自然技术”,因为在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被制造出来之前,人类已经知道双手可以劳作、双足可以行走,用心可以感受喜怒哀乐情绪的变化了。工具技术不是人类的专属品,动物界也有它的技术产品,在语言符号、社会制度、审美设计出现之前,人类的技术使用并不优于其他动物。

从芒福德对巨机器和技术的原初状态的追思,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人的危险并不来自机器和装备本身,而是来自巨机器内在的力量。作为有机论和生态思想的倡导者,芒福德秉持“小即是美”的理念,因此他明确批评现代技术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巨机器”(Megamachine)的属性。所谓巨机器或巨技术,就是与生活技术、适用性技术、多元技术相反的一元化专制技术,其目标是权力和控制,其表现是制造整齐划一的秩序。巨机器在历史上的存在有其合理之处。可以说,洪水的调控、粮食的供给以及城市的兴建,这些通常被称为文明的重要成就,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巨机器”的存在。然而,它的进步与人的本性得以充分自由发展是相违背的。并且,若将人性的本质限定为工具的制造与使用,那么人类注定难以摆脱“巨机器”的支配,因为二者本质上遵循同样的逻辑。唯有承认心灵的首要地位,才可能真正超越巨机器的束缚。

三、技术是手段和人是目的

一直以来,芒福德都重视科技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重视科技成果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亦即,我们熟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这就决定了他会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待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如何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而不是让技术发明凌驾于人性之上。他清醒地看到机器和技术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这打破了人们把机器发明和技术进步相互孤立的错误认知。芒福德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技术发明带来的繁荣景象中,避免把技术进步看作是影响一切的因素,这种做法无疑是对传统思维和固有学说提出挑战。当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思想的迷雾中找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与文明》一书面世之时,作者就预感到原子能、核能等武器的发明并非人类的福音,技术的甚嚣尘上除了带来一些便利之外还会败坏人的伦理道德,滋生人的非理性思维。

按照历史学家的观点,人类文明的推进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及后工业时代五个阶段,越往后看人类的生产方式越先进,而人们的整体幸福感并未随之提升。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足以见证技术并未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是强者更强、弱者愈弱,加剧了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等。一直以来,芒福德都把技术的问题与人的问题放在一起进行考量,他还曾说过“没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我们就不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他对人性的理解中,他认为心灵比工具更重要、有机体比机器更重要。舒马赫(E. F. Schumacher)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格外警惕,他在书中说“科学技术的惊人成就滋长了这种力量无穷的幻觉,而这种幻觉同时又引出了生产问题已经解决的幻觉。”现代技术为了取得自身长足的发展把人类文明进步的需求挤压到无处可退,这与中外哲人共同提倡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诉求背道而驰。如今,技术的突飞猛进催生了大量机器,高铁飞机无人机5G网络几乎全覆盖人类生活,它们同样大量消耗化石燃料、自然界的其他资源储备及人的时间精力。人文主义者基于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阐释文明的发展,科学家们则是坚信科学理性至上推动技术进步,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将导致现实层面的分歧。

尽管如此,芒福德并非否认技术与工具在人类进化中的价值,他所批判的是“人性工具论”的局限性——这种观点过于强调生产性工具,却忽略了生活技术的意义。在他看来,技术的内涵极为广泛,身体的运用本身就是“身体技术”,感官与四肢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初工具。显然,人类长期以来只重视狩猎武器等生产性工具,常常不太重视容器技术等生活性手段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

因如此,芒福德坚持使用“Technics”来表述“技术”,而非“Technology”。在英语语境中,“Technology”偏向于指代工业的机器体系,是基于现代科学的技术成就。他这一处理就是要将科学、机器、技术分开来,让我们不要把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混为一谈,陷入常识误区。同样地,技术也不只有科学技术一说。如果采用前一种表达,无疑是把技术的内涵窄化了。

人的本质既然是“心灵制造者”,那么一个合理的社会就不能总是奴役人的心灵。技术是由人类发明改进的,躲藏在技术背后的机器体系不容忽视,因为它正在一步步毁灭人类。机器体系的核心功能将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芒福德预测,在未来社会中,人们会更加注重人类文化的创造,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组织包括学校、工厂、政府机构等都在利用技术强化对人的管理和控制,技术某种程度上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在此我们主张技术去政治化以回归它本身服务于人的目的。现代人的心灵时刻遭受技术的迫害,我们看似生长在一个自由和平的环境下却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人的主体性地位逐渐丧失在社会这座庞大机器中,现代技术的发展与人的

自我发展需求冲突愈发明显。总之,社会应该在满足每个人的必需的基础上合理控制和分配资源。芒福德希望技术、人性、社会能相互协调,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王元.弗罗姆“人性异化论”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4).
- [2]李宏伟.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6):21-26,110.
- [3]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4]练新颜.“工具制造者”还是“心灵制造者”?——刘易斯·芒福德论人的本质[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8(11):24-29.
- [5]吴国盛.芒福德的技术哲学[J].北京大学学报,2007,44(6):30-35.
- [6]孙会.评芒福德人文主义技术观[J].科学·经济·社会,2019,37(1):6-11.
- [7]吴琳.论芒福德巨机器技术哲学思想[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54-56.
- [8]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A]. Carl Mitcham, et al.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C]. Los Angeles: The Free Press, 1983.

The Conflict Between Moder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A Perspective from Lewis Mumford'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LI Yu-ti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Songshan Polytechnic, Shaoguan Guangdong 512100, China)

Abstract: Lewis Mumford, a renowned philosopher of technology,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is view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solv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moder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He believes that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is “makers of the mind”. While modern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advancing, it also brings troubles to people. Ultimately, the improper u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un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can be harmful to hum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rely on Lewis Mumford's theory that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is “makers of the mind” to clarify the drawbacks of moder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deeply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ir occurrence, with the aim of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moder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Lewis Mumford; technology;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mind